

H诗路花语

我的巴格达

■ 姜涛

我的巴格达，她在熟睡
下班后她就一直要求睡眠
是我，牵着天边的苍狗
迟迟不肯应允。

现在，橘红的街灯
终于说服了我，不再固执地
轻信原则，要随遇而安
不妨和熟悉的一切耍手段。

瓦砾、泥浆、防空的树梢
——还有一切的峰颠
偶有轿车驶过，那也是忧怨的妻子
耽搁了归家的时间。

而我的巴格达，她早已熟睡
枕在大山的臂弯里，她的眉毛
起伏着，屋檐起伏着
让云里的轰炸手，睁开独眼

瞄准的，原来只是一座空城。
那些无法搬空，无法解释的
依旧被暴露的
其实，都是她的鼾声

在青春的地沟里滚动的浊流
睡吧，电话线已拔掉
当道具的告别，在远方
支配了新一代的如梦令、夜读抄

我的巴格达，就坐落在京郊
有两个晚上，我让电视
彻夜开着，好让卧室的尽头
更像是一个人的街垒。

瞧，这个人

■ 叶美

她每天都在市场入口处端坐着
戴一顶黎族人的宽沿帽
鸡蛋在箩筐里像大颗珍珠围拢脚下，
她嘴唇紧闭，挺直了腰身
嘈杂声中，她是人群中最美安静的一个
像个小女孩，可一望便知内部的深
邃，幽暗
有时她微抬下巴，带着挑剔的眼光
打量着每个经过身边的同类
在她眼里，我们都是些喋喋不休的幽灵
安详的圣母，像画中一样
沉静的面容和朴素的衣身
除此外透露出的是更多
仔细看就能觉察到她含笑，向上的嘴角
能听闻到这具干柴身躯里的轰鸣
那是一枚成熟的柑橘，饱满多汁

最美饰物

■ 王玉凤

听到风声
你的眼神里有摇曳的灯火
许多虫儿所唱过的赞美歌
将要渐渐褪去光泽
凋零的草木像一坨灰烬
衰落是一个不可避免过程

最美不过还是夕阳
大雁在它身边鸣一声告别
有人把一束芦苇花，轻轻插在
母亲的发间

像是给苍茫的秋天
戴上最美的饰物

风的方式

■ 周家海

秋天伫立树梢
免费派发凉爽
风以扭曲炊烟的方式
扭曲一座偏僻的村庄

溪流奔跑
沿途收集
飘飞的落叶 透明的鸟鸣

旭日执阳光笔
在天空和山塘的水面
作风景图画

枫叶红了脸
点燃山野静谧
灼伤残梦
煨熟了山乡清晨

H浮世绘影

阿春做菜

■ 杨柳

那天在椰树下溜达，隐约听到
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有个约40出头的中年女子立在我面前。

是谁？我脑海里最先出来的是
一幅诈骗影像。我有个亲戚就是
被这样的中年女人骗去了金首饰，
其中还有些是她女儿让她保管的嫁妆。

见我一脸疑惑，那人便说：“我
是阿春哪，学校里做菜辣的那个。”

说阿春我倒不一定能马上想
起，要说学校那个做菜有些辣的女
孩，我倒一下子记起她来。

细看了几眼，还真是那个阿春，
虽说岁月去了20个年头，当年的女
孩子阿春也有些见老。不过那眉眼，
还真就是阿春，学校食堂的那个昌江
姑娘。

20年前，阿春在我们学校食堂
做饭。

那时候，我在一个学校负责
后勤。一天学校做饭的师傅说
要请假，原因是家里有急事，而
且还要“尽快”，让我赶紧找个人
接替她。

那时候，海口东西湖边上求职
的人很多，这里一拨那里一拨。我
在人堆中左转右推，推敲着也攀谈着。
围着我转的人不少，但我总感觉
不是合意。阿春那时靠着一棵椰子
树站着，一声不吭，对谁都爱理不理
的样子，甚至也没看我一眼。可我就
觉得她人便找她了。

阿春冷冷地听我说着条件，
两条胳膊抱在胸前。这姑娘的眼里
有股冷傲气，不过我还是很喜欢看
她的。她长得好看，很合眼缘。

听罢我的介绍，阿春并不细问
些什么，提了一个蛇皮袋子就跟在我
身后来学校了。

阿春是来自昌江的一个农家姑
娘。长得高挑苗条，走路婷婷袅袅，
普通话不太标准，话不多，脾气却不
好。

到了学校老师们一看就七嘴八
舌：真会挑，一去就带个美女。

阿春照旧冷傲，看也不看那些
说闲话的老师们，自顾自走进了厨
房。

那时我们学校才刚办了一年。
其实它本来是一所很有年份的学
校，自1949年起就有了。可办来办
去，学生越办越少，最后只剩了50
来个学生。后来有老师承包了这个
学校，当年招生都不到200个学生，
在学校吃饭的也就10来个人。

老师们多来自海南本土。阿春
生土长海南人，我想，她做的饭菜
理应合老师们口味的。海南人少吃
辣，但阿春却是不怕辣或者说辣不
怕。餐餐顿顿的菜里都有辣，后来
连早餐也辣起来。这下就引起公愤
了。老师们有的叫牙痛，有的喊便
秘。为保证教学，校长下令，不得放
辣椒。我也让买菜的人绝不可买辣
椒。但才过了两天，阿春做的饭菜
又开始变辣起来。

得找她谈话。这是校长的指
示，我自然要执行。我找到阿春，简
单说了句：阿春哪，你看我牙巴骨都
要肿起来了。

阿春仍是不笑也不语。我说完
她也不吱声就走了。

我本以为谈了话后阿春会
有些改变。谁知道当天的饭菜
还是辣。

26岁的阿春特倔。后来我又
找她谈话几次。谈话时阿春还是总
不吭声，谈过后菜照旧辣。采购员

好久没买辣椒了，那菜照旧辣，原来
是阿春带了自家制的干椒粉。这叫
人很是无奈。炒掉她吧，又觉她也
有不少优点，一是饭菜弄得特别干
净，且厨房、教师宿舍也常常打扫得
不见纤尘。二是节俭，厨房里也很少
有剩饭菜。晚上最后一盏灯都是
阿春关的。

过了好些日子我才了解到，
阿春的干椒粉不是给老师们吃的，
她有个男朋友，中专毕业后来
海口打工，第一年还常回去看她，
第二年只是写些信，第三年电话
也不给她打了。阿春便来海口找他，
辣椒是男友的爱好，阿春自然也就
带来了他的爱好。但她没找着那人。
公司说她男友早就离开了，BB机也
早停机了。阿春预感不好。她就等，
等她的初恋。但后来阿春绝望了，
身无分文时便去了西湖求职。她打算
干几个月后再继续找男友。

老师们开始了无声的抗议——
请假看牙。无奈我只得要阿春走。
走的那天，阿春什么也没说，只是悄
悄带走了她的几件衣服，留下一大
袋干椒粉。

H草木芳华

泥土往事

■ 季季

十九岁离开家乡后我就失去了土地，
但生活里始终没有放弃的是“土”：土气，
土味，以及“非土不可”的盆栽。现在这个
家，前面有六个大小不一的花台，邻着厨
房后门与晒衣架等的阳台就是我饮茶
晒太阳之处。阳台上的花架摆了二十个
大大小小的盆栽，最右边那盆是一年只开
一次的彼岸花，金色花期过后长年挺立着
百多支青绿叶脉，那如剑簇拥的气势总鼓
舞着此岸的我不可气馁丧志。最长寿(25
岁)的则是两大盆九重葛，繁花此起彼落
长年不歇，寒天里依然酒红粉红竞媚。高
脚盆里的螃蟹蓝，风姿绰约一个多月，几
处叶尾还残留着粉红花苞。白柳苏则依
在绿叶盈盈不舍其枝，大概入春后才会
依依而去，陆续蹦出一粒粒褐色花苞，羞
怯怯绽放一身雪白。最高的那盆沙漠玫瑰
如今最孤独，顶端三叉枝丫各缀着两片
灰黄残叶，它的邻居是绿叶最饱满光洁的
亚马逊百合，也许三月后才会结伴吐
露花信。四盆长寿花倒已争相出头，它们
总在春节时最为红火，风华摇曳至
少半年。呃，还有四盆红凤菜，虽是新客
却也勇健无伤，两周前摘过第一轮，看来
又可再摘一轮了。三盆白花马齿苋也是
新客，它的叶子粉绿脆嫩，这次也受了风
寒；早餐前已先摘一盘，沾果醋生吃最是
爽脆清甜。

在后阳台饮了四杯茶，晒的太阳能量
一定不止四杯，热烘烘的脸，暖呼呼的身
子，剪了盆栽里的残叶填回盆内，摘了一
轮红凤菜，想着还有哪些今天非做不可
的事？呃，对了，那些冻伤的番薯叶。

于是转到前面花台，开了窗探出头，
一片片摘下受伤的叶子。这儿面朝东
北，即使有太阳的日子，它也总像仓皇的
客人，上午从东边来喝杯茶就匆匆告辞；
午后已溜到朝西南的后阳台和书房去了。
还好此时狂风没来照面，得以安适地
摘完那些变黑的叶子。——我舍不
得那些叶子，它们进了滚水就会回复绿
叶本色。

二十多年前，为了这两个贴着外墙的
花台买了这房子。然而花台虚有其表，去
附近菜园挖了一百多袋土，用菜篮车运了
百多次才填得八分满。客厅前的花台较长，
除了番薯叶还有八九样花木，右侧那株
枸杞是二十年前母亲从老家挖来的，它
的新枝新叶层出不穷，我三天两头就剪下一
枝，再摘一些嫩芽壳，连梗带叶剪碎泡水，
喝了神清气足，至今没有青光眼、白内障
(不少比我年轻的朋友动过青光眼手术或
等着白内障手术呢)。

母亲以前来，总要从老家提来大包小
包土产；其中常有一种带“土”的植物。我
住有屋顶的花园时，她甚至挖来一株吕宋
蕉幼苗，帮我种在花圃右前方。后来两三年，
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是踩上花圃砖墙，
垫起脚跟伸长手臂去摘那些变黄了的
吕宋蕉，最高纪录一次采十多只，带去办
公室请客，羡煞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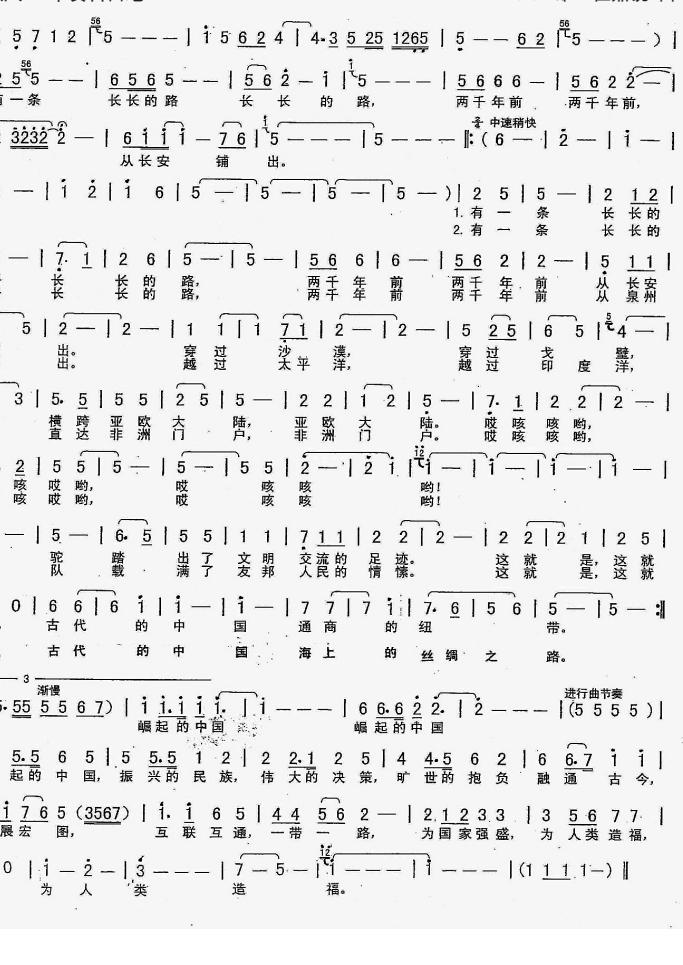
不过枸杞左侧那株香椿不是老家土
产，是我二妹十二年前从别处带来的，已
经四十多公分高，我常摘些叶子剁碎了拌
豆腐或苦茶油面线。去年一次飓风，它的
上半身不幸折腰而去，剩下半截光秃的
身子。我以为小命难保呢，未料两个多月
后那枝杆两侧争相冒出嫩芽嫩叶，竟比原
来的还茂密。至于最左侧那株比我还高的
樱花，不知是风或鸟送来的礼物，年年
春天盼它笑成两朵花，却至今一朵也不肯
笑。——继续等吧，等待也是非做不可的。

风或鸟送来的礼物，还有其他一些小
草野菜，譬如蟹爪蓝，川七，龙葵，咸丰草
……最奇特的是十年前，两个花台各在其
中间部位冒出一株像橘子树的幼苗，长得
快而且壮，客厅前面那株曾有鹦鹉筑巢下
蛋，卧室前面那株则连续多年有粉鸟来主
干顶端筑巢；下蛋孵育乳鸽训练飞行直
至成鸟离去。然而枝干越长越猛，竟撞
破了雨棚往上开枝散叶，粉鸟大概发现下
雨时居处漏水，此后就另觅良枝，再也不
来繁殖后代。

客厅前面那株柚子树，由于劳邻杂处
养分不足，只长过四五粒。卧室前这株则
赶尽劳邻，独霸一处，年年繁花转熟果，冒
险采摘袖珍柚的游戏持续了四年。一日
邻居劝告我，树长得越高，根也随之越长，
可能钻穿屋壁，伤及房屋结构。前年春
天，摘完最后几粒终于忍下心，不再浇水，
削去主干底部的皮和根，看着它干枯萎
靡，叶随风去。如此一番转折，去年秋天
这花台才能开始种番薯叶，每周采摘一次
可做汤一盆，也算享受一些无农药无污染
的自耕农之福。

一边采摘受伤的叶子，一边回忆那些
泥土与生命的往事，发现番薯叶底下
有几粒黄金薯冒出头，看来不久又有收
成。这种收成，无需冒险，比起爬花台摘
柚子确实安全得多。唉，即使已被邻居
劝告的年龄，生命里经历的种种冒险
仍会不时回至眼前召唤。是的，那些召
唤也是一种享受。

一带一路之歌



《泊》(油画) 雷家才 作

我有一位老友，退休前热衷美术，逢市里、省里
有美展他必去观赏。退休后，他也拿起笔开始画
画。有行家对他说：“美术创作要从写生、素描基本功
做起，你这岁数，呵呵呵，恐怕晚了。”老友没作声，
依然端着调色板，在画布上勾抹。

转眼三年过去，有一天，我突然接到老友寄来的
印制精美的请柬，省美术馆将为他举办个人画展。
忙拨电话祝贺，寒暄一阵，他说：“孩子有儿童画、乡
村有农民画、企业有工人画，唯独没有老人画，我就
琢磨老人画，得到省美术馆的支持。”

观赏老友的美展，他的丹青果然不凡，不仅松竹梅菊
苍劲挺拔，更多老人题材的作品技法独特，蕴意深
刻，给人启迪、振奋。真为他高兴，三年创出一种
艺术门类，练得一份技艺，可享用后半生，值得！

人人年轻时都打算多学些东西，但很多时候想
想年龄，叹一声：晚了！只得放弃。如此周而复始，
时光和生命就这样流逝了。

晚了吗？其实一点都不晚，想想我的老友，岁到
花甲，百年人生刚过半，您还有大把的时间！

H世情百态

老友画画

■ 周铁钧

回到家里我顾不上吃早餐就在电脑上看照片，看
着云雾缭绕、天色流彩的照片，我情不自禁地喊了出
来“漂亮”！那两位同仁闻讯赶来与我分享成功的
喜悦并后悔不已。当我把这段经历与100多名“发烧
友”陈述并把一张张的图片打在屏幕上时，台下响起了
悦耳的掌声。这下，我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总算完成
了仁顺先生交代的任务，不仅与摄影发烧友们分享了
我这些年来行走在松涛云雾之中的喜悦，也了却我
为了寻找松涛晨曦静谧之美的一桩心愿。